

孫作雲著

# 中國古代的靈石崇拜

(本文刊載民族雜誌第五卷第一期)

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一日

健夫先生

教  
作雲敬贈

# 中國古代的靈石崇拜

解題：本論文題目所云之靈石崇拜，僅就一方面——生殖石崇拜而言，其他從略。本論文之目的，在于以古代禮俗說明神話，更以神話，證明禮俗。並述此種神話與禮俗在後代嬗演之跡。作者無學，疵謬實多；並世博雅，其匡正焉。

## 一、古代的祿祀

石

### 的祿祀

石

節高禱與先妣化石的傳說

石

生

石

媧石與女媧鍊石補天

石

山神女爲楚先妣及神女石

民間的乞子石及其他

子石及其傳說

化爲石與石化爲女

論

中國古代的靈石崇拜

人類自古及今沒有不希冀延續自己的後嗣，這道理的淺易，幾乎用不着說明。而這種企圖，在古代爲尤甚；因爲一個民族要避免爲其他民族所侵凌，所吞滅，惟一的方法是使集團內加增新分子，新成員。要加增新分子，便不得不着重生殖；由重視生殖的觀念，便有了重視生殖的禮俗。

周禮地官「媒氏」曰：

『中春之月，令會男女；於是時也，奔者不禁。若無故

而不用令者罰之；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。……凡男女之陰訟，聽之于勝國之社。』

爾雅釋詁：「會，合也」。令會合男女，就是叫男女自相爲婚配。並且規定，不用媒氏之言的，還要受處罰。

管子卷十八入國篇曰：

『凡國都皆有掌媒。丈夫無妻曰鰥，婦人無夫曰寡。取鰥寡而合和之，予田宅而家室之，三年然後事之，此之謂「合獨」。』

管子的「合獨」就是周禮的「會男女」，取鰥寡而合和之，也是叫他們自相爲婚媾，其目的不外乎使之生殖，蕃育人民。

這種禮俗，表現于祀典的，便是禊祀。

禮記月令「中春之月」曰：

『是月也，玄鳥至；至之日，以大牢祠于高〔郊〕（註一）祿，天子親往。后妃率九嬪御。乃禮天子所御，帶以弓韁，授以弓矢于高祿之前。』

（註一）高祿之高本字應作「郊」。詩大雅生民傳用月令文，高祿正作「郊」。

「高祿，神名也；高猶高也，祿猶媒也，吉事先見之象」。

周禮地官媒氏和禮記月令所記爲一事；其時間皆在中春之月，其事皆言男女婚媾。不過周禮所說的似指一般的士民，而月令則確乎是指皇室；周禮所說的，僅指婚配，而月令所說的，則兼及祿子。其實這事情又是一而二，二而一，結婚必能生子，生子必須結婚；而古代的結婚，又似在神前舉行，媒與祿實爲一字。故禮記鄭注云：「變媒言祿，神之也」，這話是不錯的。在這裏應當注意的是「乃禮天子所御，帶以弓韁，授以弓矢於高祿之前」的一段話。鄭玄注曰：

『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於祠，大祝酌酒飲于高祿之庭，以神惠顯之也。帶以弓韁，授以弓矢，求男之祥也。王居明堂禮曰：「帶以弓韁，禮之祿下，其子必得天材」。』

謂人之先，所以祈子孫之祀也。……后祀將嬪御，皆會于高祿，以祈孕姪。御者，進也。凡衣服加於身，飲食入於口，妃妾接于寢，皆曰御。天子所御，謂后妃以下，至御妾，孕姪有萌牙者也。韁，弓衣也；祝以高祿之命，飲之以醴，帶以弓衣，尚使得男也。」（註二）

「乃禮天子所御」照蔡邕說「妃妾接于寢皆曰御」，那嗎，我所猜想的，或許不過分荒唐和沒有根據吧！總之，在這裏我們應當記住的，便是媒氏之官或高祿之祀是掌握人間的婚媾和求子之事就夠了。

這種祭祀是普遍的，又不限於一時一地。

墨子卷八明鬼篇曰：

「燕之有祖，當齊之社稷，宋之桑林，楚之雲夢也。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。」

郭沫若先生以為這和祀高祿的情形相合，因而說祖，社稷，桑林雲夢即諸國的高祿。（註三）春秋莊公三十三年：「公如齊觀」

（註二）清黃炳輯本《漢學堂叢書》  
（註三）釋祖妣《甲骨文字研究上》

中國古代的靈石崇拜

「社」，三傳皆以爲非禮，而穀梁傳解釋非禮之故，曰：「以是爲戶女也」。郭先生據說文「戶，陳也，象臥之形」說戶女即通淫之意；社祭戶女，與祠高祿時天子御后妃九嬪的情事相合，故知社稷即齊之高祿。桑林與詩鄘風桑中所詠爲一事，鄘風即衛風，衛宋皆殷後，故知桑林即宋的高祿。雲夢即高唐神女之所以在，而楚先王幸神女與祀高祿的情事也相似，故知雲夢即楚的高祿。燕之馳祖，其祥雖不得而知，但墨子說它等於齊之社稷，宋之桑林，楚之雲夢，則祖是燕的高祿，當亦可信。那嗎，由此說來，高祿——這司「婚媾」和「祈子」的禮祀是各民族通有的祀典了。

于此應當討論的是高祿之祀究竟起于何時。鄭玄說

「高辛氏之出，玄鳥遺卵，娥簡吞之而生契。後王以爲媒官嘉祥，而立其祠焉。」

鄭意以爲高祿之祠是高辛氏以後才有。這是錯誤的。我在上面已經說過，先民對於生殖是非常重視，因爲生殖是延續民族的原動力，是强大一民族的根源，我又說過高祿的職責有二：一司婚媾，一司祈子，那嗎高祿之祀是與生民而俱來，假定高辛

爲實有其人，則此祀一定更在高辛之前。蔡邕的話是不錯的：

「蔡邕以爲祿神是高辛已前舊有，……不由高辛氏而始

有高祿。」（註四）

由此說來，高祿之祀是各時代各地域通用的祀典，可無疑

問了。

## 二 高祿石

祭祀必有宝，宝爲神的象徵或憑依。

《說文一上示部》曰：

「祐，宗廟主也。周禮有郊宗石室。一日大夫以石爲主

，從示石，石亦聲。」

又七下宀部曰：

「宝宗廟祐也。從宀主聲。」

《漢武帝聯得太子，始爲立高祿之詞。高祿者，人之先也，故立石爲主，祀以太牢也。》

《魏明帝時高祿室亦用石。通典又曰：

『魏築壇有石。青龍中造。許慎云：「山陽人以石爲主。」』

（註七）我想杜佑的話是有根據的。到晉代爲高祿石還惹起一番

（註五）漢書卷六十三武五子傳。

（註六）漢書卷五十一曰：「武帝春秋二十九，迺得皇太子，羣臣喜。故舉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。及立皇太子祿號，受詔所爲，皆

鑄部定紐下，寶從主聲，主在侯部端紐；端定二紐，近雙聲也。我以爲最早的寶皆用石，所以才以寶解祐，以祐訓寶。許慎

不從故事，重皇太子也。」

（註四）見月令疏。

爭辯。此事首見於晉史家（註八）干寶搜神記卷七。

然則江左亦有此禮矣。（註一〇）

「元康七年，辟靃破城南高祿石。高祿，宮中求子祠也。賈后妬忌，將殺懷，愍，故天怒賈后，將誅之應也」

晉的高祿石當因魏之舊，觀杜佑通典及隋志所言「高堂隆故事」可知。到此時，高祿用石之體，已經能使人恍異了。

在後代史書中，明白地記載高祿用石的，只有宋代。

隋書禮儀志二記此事更詳：

「晉惠帝元康六年，祿壇石中破爲二。詔問石毀，今應復不。博士議禮無高祿置石之文，未知造設所由；既已毀破，可無改造。更下西府博議，而賦曹屬東晉議以石在壇上，蓋主道也；祭器弊，則埋而置新。今宜埋而更造，不宜遂廢。時此議不用。後得高堂隆故事，魏青龍中造立此石，詔更刻石，令如舊制高祿壇上，埋破石入地一丈。案梁太廟北門內，有石文如竹葉，小屋覆之，（註九）宋元嘉中修廟所得。陸澄以爲孝武時郊祿之石。

就以上可知高祿室用石，稱之爲高祿石，或簡稱祿石。只於高祿石的最初的形象，據我推想大該是象徵着人類的生殖器天子亦取亡國之社，以分諸侯，使爲社以自敵。屋之，奄其上，使不通天，柴其下，使不通地，自與天地絕也。面北向陰，示滅等語。

（註八）干寶爲史家。晉書卷八十二本傳稱：干寶字令升，新蔡人。晉中興後置史官寶始以著作郎領國史。寶著晉紀時稱良史。故搜神記

（註一〇）杜佑通典卷五十五引下並有「或曰百姓祀其傍，或謂之落星也」

非盡爲小說家言。

（註九）案此即穀梁傳所謂屋亡國之社。蔡邕獨斷：曰「亡國之社，古者

中國古代的靈石崇拜

（註一一）參看宋史卷一百三禮志。

吧！

### 三 先妣卽高祿與先妣化石的傳說

聞一多先生在他的大作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裏有一點大發現，便是他說：「古代各民族所祀的高祿，全是各該民族的先妣」。我爲讀者的方便計，將聞先生原文逐錄如左：

『夏人的先妣是塗山氏』，史記夏本紀索隱引世本曰：『塗山氏女名女媧』，而路史後紀二以女媧爲神祿，餘論二又曰，『皇祿古祀女媧』。這是夏人的高祿祀其先妣之證。禮記月令鄭注曰：『高辛氏之出，玄鳥遺卵，娥簡吞之而生契，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』。疏引鄭志焦喬答王權曰：『娥簡狄吞鳳凰之後，後王以爲媒官嘉祥，祀之以配帝，謂之高祿』。這是殷人的高祿亦祀其先妣之證。魯頌閟宮傳說閟宮是先妣姜嫄的廟，又引孟仲子說曰是祿宮也。祿宮卽高祿之宮。閟宮是高祿之宮，又是姜嫄的廟，這是周人的高祿亦祀其先妣之證。夏殷周三民族都以其先妣爲高祿，想來楚民族不會

是例外。因此我以爲楚人所祀爲高祿的那位高唐神，必定也就是他們那「厥初生民」的始祖高陽，而高陽則本是女性，與夏的始祖女媧，殷的始祖簡狄，周的始祖姜嫄同例。』（註一二）

聞先生在這裏給我打下了很鞏固的基礎，因爲以此爲出發點便可以很迅速地達到本題的正文，而用不着我來多費筆墨。因前面已經說過高祿之職主司婚媾與生育，而高祿之宝爲石。因此，我不禁想起在上舉諸先妣中，不是同有化石生子的傳說嗎？我以爲諸先妣之所以有此種傳說，卽因諸先妣爲高祿，而高祿之宝又爲石之故。由於此種靈石崇拜，而生出關於靈石的傳說。我想這種推測是不會太錯的。

#### 1 塗山氏化石生啓

『山海經第五中山經曰：

『泰室之山（郭璞曰：卽中嶽嵩高山也。）……上多美石。』郭璞注曰：『次玉者也。啓母化爲石而生啓，在

此山。』

這塊「美石」就是漢武帝所見的啓母石。

漢書第六武帝紀曰：

「元封元年……春正月，行幸華山，至於中嶽（文穎曰：嵩高也）。獲駿鹿，見夏后啓母石。」

武帝亦曾祭之。漢書卷二十五下郊祀志曰：

「又罷……孝武薄忌太一……夏后啓母石，萬里沙，

八神延年之屬。」

案塗山氏化石生啓的傳說最早見於隨巢子。其言曰：

「禹娶塗山，治鴻水，通轘轘山，化爲熊。塗山氏見之

慙而去，至嵩高山下化爲石。禹曰「歸我子！」石破北方而生啓。」（註一三）

顏師古漢書武帝紀注曰：

「啓夏禹子也，其母塗山氏，女也。禹治洪水，通轘轘

山，化爲熊。謂塗山氏曰：「欲餉聞鼓聲乃來」。禹跳石，誤中鼓，塗山氏往見，禹方作熊，慚而去，至嵩山

（註一三）馬驥釋史十二引，參看孫詒讓輯佚文（墨子問詁墨語下）。

下，化爲石。方生啓，禹曰：「歸我子！」石破北方而啓生，事見淮南子。」（註一四）

我以為塗山氏所以有此種化石生啓的傳說，即因塗山氏爲夏先妣，又爲夏高禖，高禖職司婚媾，故有與禹戀愛的傳說，又因高禖主爲石，所以又展轉地生出化石的傳說。下例皆放此。

2 禹生於石

傳說上塗山氏化石生啓，其實禹也是生於石。這父和子正用着同一的方法而出世。

太平御覽卷五十一引隨巢子曰：

「禹產於硯石，啓生於石。」

淮南子卷十九修務篇曰：

「禹生於石」。高誘注曰：禹母修己感石而生禹，折胸

而出。」

通甲開山圖曰：

「古有大禹女媧十九代孫，壽三百六十歲，入九嶽山仙

（註一四）案此文不見今本淮南子，當爲脫誤，應補。前人以此非師古者皆妄。

飛去。後三千六百歲，堯理天下，洪水既甚，人民墮溺。

○大禹念之乃化生於石紐山泉。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。

，愛而吞之。有娠，十四月生子。及長能知泉源，代父鰥理洪水。堯帝知其功如大禹知水源，乃賜號禹。」（註一五）

女狄汲水得石子如珠，愛而吞之，當亦如嵩高山的啓母石之爲

「美石」一樣。這在下文還不時要提及。

禹生之地名曰石紐或曰石夷。

楊雄蜀王本紀曰：

「禹本汝山郡廣柔縣人，生於石紐。其他名痢兒畔。禹母吞珠孕禹，折副而生於縣塗山，娶妻生子名啓。於今塗山有禹廟，亦爲其母立廟。」（註一六）

於此應當注意的是塗山氏是禹的妻子，又是禹的母親。這例如「重華」之爲舜母又爲舜妻的事一樣，我另有專文討論。

焦贊易林卷十六「既濟之比」：

3 女媧石與女媧鍊石補天

女媧即塗山氏爲夏先妣及高禖。（註一八）女媧亦有化石的

（註一七）史記夏本紀索隱引本曰：「鯀娶有莘氏女謂之女志，是生高密」。世紀稱禹字高密，聞一多先生以「高密」即高禖之音變，說最是，見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。

「舜升大禹，石夷之野。徵諸王闕，拜治水土。」

趙嘯吳春秋越王無余外傳第六

鯀娶於有莘氏之女，名曰女嬉，年壯未葬。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，意若爲人所感，因而妊娠。剖脅而生高密，（註一七）家於西羌，地曰石紐，石紐，在蜀西川也。」

傳說。

太平御覽五十二引王韶之南康記曰：

「歸美山山石紅丹，赫若采繪……名曰女媧石。大風雨後，天澄氣靜，聞絃管聲。」

女媧所化之石，赫若采繪，與嵩高山啓母所化的「美石」相同。這塊赫若采繪的美石，在後代還出現過一次。

舊唐書卷三十七五行志曰：

「乾元二年六月，虢州閩鄉縣界黃河內女媧墓，天寶十

三載，因大雨晦冥，失其所在。至今年六月一日夜，河

濱人家忽聞風雨聲，比見其墓踊出，上有雙柳樹，下有巨石。二柳各長丈餘。郡守圖畫以聞，今號風陵堆。」

可見女媧化石的傳說，在後代還不衰。

女媧既有化石的傳說，那嗎你一定會想起女媧鍊石補天的故事情來。這是很自然的而且很合理的聯想。

淮南子卷六覽冥篇

「往古之時，四極廢九州裂。天不兼覆，地不周載……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天，斷鼈足以立四極。」

其實若以古代的禮俗，推求傳說的根源，則此種傳說自可應刃而解了。

<sup>4</sup> 巫山神女爲楚先妣及神女石  
(註一八)路史後紀二。

女媧用以補天的是「五色石」亦即女媧所化的赫若采繪的美石。

。我們要問女媧爲什麼能鍊石補天，何以會有這樣的傳說，造成此傳說的觀念自何而來，有何根據，我以為那就是因爲女媧是夏先妣與高祿，而高祿之宝用石。到後來，人們的記憶隨着年代的悠久而模糊——忘掉女媧的祿室是石，而以爲女媧變石，更從此造出鍊石補天的傳說，荒唐索性就讓它荒唐到底；無怪乎後代的「信史」專家便痛斥其非了。崔東壁便鬧過這種笑話。

聞先生在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裏說高唐神女是楚之先妣與高祿。「高唐」實卽「高陽」。母系社會變爲父系之後，先妣亦隨之由女性變爲男性，高唐與高陽這纔分爲二人。聞先生此說是卓確不可移的。我還得到幾條證據，以補充高唐神女爲先妣之說。

1 楚宮舊事三引襄陽耆舊傳曰：

「襄王與宋玉遊雲夢之臺，望朝雲之館，其上有雲氣，變化無窮。王曰：『何氣也？』玉曰：『昔者先王游於高唐，怠而晝寢。夢見一夫人……曰：『我夏帝之季女也。名曰瑤姬，未行而亡，封于巫山之臺。……聞君游於高唐，願薦枕席。』王因幸之。既而言之曰：『……將撫君苗裔，藩乎江漢之間。……』」

2 魏書帝紀序紀曰：

「初聖武帝嘗率數萬騎，田於山澤，歛見輜輶自天而下。既至，見美婦人，侍衛甚盛。帝異而問之。對曰：『我天女也，受命相偶。』遂問寢處。旦請還，曰：『明年周歲復會此處。』言終而別，去如風雨。及暮，帝至先

所舊處，果復相見。天女以所生男授帝，曰：『此君子也，善養視之。子孫相承，當世爲帝王。』語訖而去，子卽始祖也。」

(一)明言神女爲楚之先妣，(二)與神女故事酷肖，蓋卽脫胎于神女故事，至少也可作旁證。

我在九歌山鬼攷裏更證明山鬼就是高唐神女。(註一九)山便是巫山，鬼便是神女。楚辭九歌是楚國的國家祀典，楚人祀「山鬼」便是祀高祿。九歌的山鬼和文選的高唐賦所言爲一事，山鬼是較原始的記錄或祝辭，高唐賦不過是把此事鋪張和加詳而已。因此「楚人祀高唐神女爲高祿」這一命題，可以從高唐賦一直追溯到九歌山鬼，與墨子明鬼篇所說的，「燕之有祖，當濟之社稷，宋之桑林，楚之雲夢」的話相參證，在時代也相近，而更可以相信無疑的了。

然則，楚先妣的巫山神女有沒有化石的傳說呢？我說有的。從山鬼裏便可以看到一點影像。

山鬼曰：

(註一九)清華學報第十一卷第四期。

「余處幽篁曾終不見天」，

這「幽篁」二字並不是偶然的，或泛泛提到的，因為巫山神女傳說中也有這種東西，那便是「掃壇竹」。（註二〇）五代蜀人杜先庭所撰的塘城集仙錄中有一篇雲華夫人傳，所載即巫山神女的故事，篇末有這樣一段話：

「有祠在山下，世謂之大仙。隔峯有神女之石，卽所化之身也。復有石天尊神女壇，壇側有竹垂之若筍。有槁

葉飛物着壇上者，竹則因風而掃之，終歲瑩潔，不爲之汚。楚也世祀焉。」（註二一）

雲華夫人的故事是由兩個故事湊成，一是塗山氏與禹的故事一是巫山神女的故事，二者又或許是一個故事，所以雲華夫人的另一半是巫山神女，這在神話中是常有的事。

宋羅泌路史餘論卷九  
〔雲華者云王母之女，巫山神女也。〕

（註二〇）關於巫山竹的部分及各地相類似的傳說，俱見拙著九歌山鬼考，於茲從略。

（註二一）見道藏洞神部譜錄類輯本。

中國古代的靈石崇拜

聞先生在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補記也說到這一點，那嗎「隔峯有神女之石，卽所化之身也」不是分明地說巫山神女有化石的傳說嗎？

不特此也，我以為竹所掃之壇，爲石壇，亦神女所化之石，原來也是神女的祿石。我們看後代高祿石有沒有和竹子發生過關係。

隋書禮儀志二

〔梁太廟北門內道西有石，文如竹葉，小屋覆之。宋元嘉中修廟所得，陸澄以爲孝武時郊祿之石。〕

神女卽高祿之神，其「壇側有竹，垂之若筍」，而晉孝武時祿壇石「文如竹葉」可見祿壇石與竹確有着極悠久的關係，更可以推證此爲竹所掃之石，必爲神女的祿石無疑了。

說巫山神女化石似乎在宋玉神女賦中也可以捉摸一點影子。神女賦曰：

「須臾之間，美貌橫生：眸兮如華，溫兮如瑩；五色並馳，不可殫形。」（註二二）

（註二二）文選卷八。

「溫兮如瑩」的瑩，或者就是指神女石吧，並且又說「五色並馳，不可殫形」則此瑩又爲五色，與女媧的「五色石」，塗山氏的「美石」又相似，這或者不是徒然辭藻上的修飾吧！

宋馬永卿《神女廟記》

「既化爲石，又化爲人。千狀萬態，不可殫述。」（註二十三）

馬文莫非是因神女賦而云然歟！即使不是推演神女賦的話，但神女化石爲後人所深信，是確無異問的了。

以上四個神話：塗山氏化石生啓，禹生於石，女媧石和鍊石補天，巫山神女石，有數點相同之處。（一）四者皆爲女人，（二）皆是各民族的先妣，（三）都會與男人發生戀愛。塗山氏使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，（註二十四）和高唐神女向楚王自薦枕席，同是淫穢的行爲；同是國語楚語所說的「人神雜糅」的故事。

（四）都有生子的傳說。塗山氏化石生啓，禹母修己或女媧感石而生禹，巫山神女的傳說雖沒有明言生子，但神女對楚先王曰

（註二三）見清揚芳燦《四川通志》卷三十六。

（註二十四）呂氏春秋初篇及楚辭天問。

太平御覽五二引郡國志

：「將撫君苗裔，藩乎江漢之間」則生子之事，意在言外。（五）塗山氏化美石，女媧鍊五色石，巫山神女之石亦爲五色，這一點也全然相似。難道說這幾個故事是出于一個來源嗎？那也許！但這不在本題範圍以內，姑且不論。

在這裏只剩下一個明白的一望而知的結論：那便是諸神女之所以有這樣的傳說，就是因爲她們是各民族的先妣，先妣兼祿神，所以有人間戀愛的故事，和生子的傳說；高祿之室爲石，所以神女有化石的傳說。「神女化石」這神話的背後是橫存着古人對於靈石崇拜的禮俗。用禮俗來說明神話，神話的神秘性完全被剝掉；用神話來證明禮俗，禮俗的存在更豁然舉現于吾人的眼前了。

#### 四 後代民間的乞子石及其他

我們知道高祿是宮中祈子的祭祀，是官家的祀典，與此相應的，在民間也應有類似的祭祀。果然，我在後代的文獻中，找到一些材料。

『乞子石在馬湖南岸，東石腹中，出一小石；西石腹中

，懷一小石。故人乞子於此，有驗，因號乞子石。』

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曰：

「乞子石在州（四川敘州府宜賓縣）南五里，兩石夾清衣江對立，如夫婦相向。故老相傳，東不從西乞子將歸。故風俗云無子者祈禱有應。」

又曰：

「石乳水在州（四川簡州）東北二十一里玉女靈山。每三月上巳日有乞子者，灑得石即是男，瓦即是女，自古

有驗。」

在民間的乞子石，和宮中的祿石，作用是一樣的。這原來是一種禮俗，不過祿祀在宮廷貴族的文飾之下，變得文雅了，抽象了，儀式化了，但在民間還保存着原始的態勢。郡國志所說的「東石腹中，出一小石；西石腹中，懷一小石」，這該與郊祿石的本來面目相近吧！

太平寰宇記所說的簡州的風俗，和詩經小雅斯干有幾分相似。寰宇記說三月上巳日有乞子者，灑得石即是男，瓦即是女。斯

干說：

「乃生男子，載寢之地，載衣之裳，載弄之璋。……乃生女子，載寢之地，載衣之褐，載弄之瓦。……」

璋是一種玉石，說文一上玉部曰：「璋，刻上爲圭，半圭爲璋，從玉章聲」。生男，使之弄璋，生女使之弄瓦，這禮俗和灑得石即是男，瓦即是女，該有相當的關係。總之，這來源當甚古。

得石舉男的信仰，在這裏有一個佳例，我得趕快補出來。

後周書卷二十九高琳傳

「高琳字季珉，其先高句麗人也。……琳母嘗被禊泗濱，遇見一石，光采朗潤，遂持以歸。是夜夢見一人，衣冠有若仙者。謂其母曰：「夫人向所將來之石是浮磬之精，若能寶持，必生令子」。其母驚寤，便舉身流汗，俄而有娠。及生「子」，因名琳，字季珉焉。」

高琳的母親所取之石爲光采朗潤，得生令子，禹的母親女狄暮汲水得石愛而吞之——當亦美石無疑，因得生禹，又稱禹母脩

作祟，那便是因為古人對於生殖石（祿石或乞子石）的崇拜，才有這樣的說話。

還有一段記載，文中雖不明言爲乞子石，但其性質當亦與此無異。宋王明清揮麈餘話：

『三衢境內地名張步溪中，有石，里人號曰團石。有識語云：「團石圓，出狀元；團石仰，出宰相。」乙丑歲水

涸，石忽如圓鏡，明年劉文孺章魁天下；前歲大水，石乃側仰，而去年余拜相。此與閩中沙合南臺，蓋相似也。』

五)

這種信仰到現在還殘存着，而且在外國也有類似的迷信。（註二

清李調元南越筆記卷三：

『中宿縣有貞女峽。峽西岸水際，有石如人形狀，似女作奇怪的，共感的，模倣的呢！術行爲。』案此種生殖石崇拜之俗與郡國志所言馬湖之乞子石，完全相似。

題陶潛搜神後記卷一：

『秦王知蜀王好色，乃獻五美女於蜀王。蜀王遣五丁迎五女，見大蛇入山穴中。五丁引蛇出山崩，五女上山化爲

石。』（註二六）

楊雄蜀王本紀

我在上文已經說過諸神女有化石的傳說，這在民間有沒有相似的故事呢？有的。

（註二五）日本赤松智城博士於朝鮮巫俗之神統（宗教研究新第十二卷，第五號）中云：朝鮮仁王山麓有夫婦石一對，鄉人乞子於其下。

『其石又稱爲男根石女陰石，總稱爲陰陽石。又該文注七曰：濟州島山地郊外有東西相對之彌勒石像。東方爲女彌勒，爲一種女陰石；西方爲男彌勒，爲男根石，皆有大有小。前者雖爲男子所參請者，然賽客殆無；反之，於後者則婦人之詣者甚夥。小彌勒像又稱佛子，婦人之乞子者跨之，爲求子之故，而

（註二六）太平御覽五十二引參看嚴可均全漢文輯本。

海本

子，是曰貞女。父老相傳秦世有女數人取螺於此，遇風雨晝昏，而一女化爲此石。」

在後代的方志中，此例更是舉不勝舉。

大明一統志卷十七

劉義慶：幽明錄曰：

「石婦山在州城廣德州東南五十里，衆山環繞，中一峯獨高，峯之巔有石，高二丈許，如婦人狀。舊傳謝氏女介潔有守，登山化爲石。」

我想此種女石像，其先皆與郡國志所說的乞子石一樣，是民間生殖石的崇拜。不過，有的地方，這種迷信還保存着，有的却已經消滅；後人不知造立所由，遂妄稱曰貞女石。御覽五十二引世說曰：「武昌陽新縣北山，上有望夫石，狀若人立者。傳云：昔有貞婦，其夫從役，遠赴國難。「婦」攜弱子餉送此山，立望而化爲石。」這種「望夫石」或「望子石」，地志中不知有多少，亦當爲各地的乞子石。

與女化爲石的故事相反的，又有石化爲女的故事。

神仙傳曰：

「介象字元則，會稽人，入山求神仙。見谷中有石子皆

中國古代的靈石崇拜

介象所遇見的石爲紫色，而所化的美女，則爲「被服五采」，吳龕所見的則分明是五色浮石。若一回想，你一定會想起高琳的母親所遇見的石是「光采朗潤」，女狄沒水得石，愛而吞之，當亦爲美石，女媧石爲五色石，塗山氏石爲美石，這不完全相似嗎？爲什麼諸記載皆有美石，我想是因爲古人所崇拜的靈石，一定是擇其嘉美者而禮祀之，如是而已！

綜合以上所述作結論如左：

一 古人重視生殖，故有重視生殖的禮俗。

二 禮祀乃婚媾與祈子的祭祀。

三 禮祀之禮爲各國所共有，且來源最古。

四 高禖之宝用石。

五 先妣卽高禖。高禖司婚媾，故先妣有人間戀愛的傳說；高禖司生子，故先妣有生子的傳說；高禖寶爲石，故先妣有化石的傳說。

六 高禖的祭祀在民間爲乞子石的崇拜。

七 與先妣吞石生子的傳說相似的在民間有得石生子的傳說。

八 與神女化石傳說相似的在民間有女化爲石，石化爲女的傳說。